

周良沛 主编



# 铁轮

张天虚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周良沛  
主编



# 铁 轮

张天虚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铁轮 / 张天虚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 11

(云南文学丛书)

ISBN 978-7-222-12356-4

I. ①铁…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6017号

出品人 李 维 刘大伟

责任编辑 唐贵明 朱 颖

装帧设计 西 里

责任校对 周 彦

责任印制 马文杰

《云南文学丛书》周良沛 主编

书 名 铁 轮

作 者 张天虚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mailto:ynrms@sina.com)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6.5

字 数 390千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2356-4

定 价 62.00元

## 出版说明

七十五年前，一九三六年岁末，是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军武装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又向上海闸北中国驻军进攻的“一·二八”事变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东京文艺刊行社”此时出版了署名“天虚”所著的，书内任何一处提到“日军”“日本”之“日”字，皆用“××”取代的长篇小说《铁轮》。当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1892~1978）为此书的出版写有《序》，天虚死后，又写了《墓志铭》：

天虚年仅三十耳，长才未尽，赍志而歿，惜哉！八年前游学日本时，曾挟其大作《铁轮》访余，人谦抑而有气度，机敏而坦白，余一见而敬爱之。曾为其《铁轮》作序。君忧国之念甚深，在东恒纠集同志作文，其艺及其它活动。要在求祖国之独立与民族之解放也。君之归国，早余一年。七七变起，曾赴西北参加丁玲所领率之青

年战地服务团。夫几南旋，随张云鹏将军从事政工，曾参预台儿庄、武汉外围诸战后，继因故去职，返滇从事教育，仍不如意，拟再返西北，甫抵渝而肺疾以作，此民纪十八年事也。西北之行未果，应友人之邀，复转道赴仰光，任《中国新报》编政，力疾服务，勤劳有加，尽力启发侨胞，打击敌伪，盖已早置生死于度外矣。不幸疾转剧，咯血过猛，曾亘月昏睡，失去意识，乃不得不回乡疗养，卒以三十年八月十日长逝于昆明西郊之赤甲壁。君尚未婚。著作除《铁轮》外，尚有小说及报告多种，均待刊行。君之家在呈贡，住于滇池东岸，风光明媚之地也。严君因恻君之丧而相继病歿。有母在堂，尚余弟妹。后死友人，难免其职责，谨为卜莹，于昆明西山聂耳墓之旁。非以媚死，欲以为青年百代之表率耳。余归国后，曾与君相遇于武汉及桂林，君之音容，尚仿佛在余耳目。君年少于余二十岁。孰意铭君之墓者亦为余耶！然在君亦复何憾，虽未永年，业且不朽。铭曰：

西南二士，聂耳天虚。金碧增辉，滇洱不孤。  
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百代，永示壮图。

三十二年三月

以上几处所用的，都是民国的年号。墓碑年久失修，字迹已欠清晰，有些曾引用过它的诗文，可能为此有所错讹。此处的《墓志铭》，是亲自在天虚的墓上所抄证的，也不敢担保无一错漏的字。郭沫若一生，好像还不见替第二个人写过这样的《墓志铭》，写得动情，天虚一生经历的主要轮廓，全被囊括进去。“西南二士”，不仅指两位至交的同志，也

将天虚的《铁轮》与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并提。《义勇军进行曲》已是新的共和国之国歌，它是歌曲，不同文艺门类的作品是不好与之相比的，简单的对比，自然易陷入简单化之弊，可它又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与之等同齐观，也可以看到当年《铁轮》的出现，在文学上的分量。

过去有评家谓《铁轮》为新文学中第一部正面写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工农革命的长篇小说之“纪念碑式的作品”。以此而论，它绝对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所不容忽视的一部作品。

而且，小说的下半部，还真的出现了“义勇军”抗战的表述，也是对《义勇军进行曲》在文学上的对映。同时，主人公的命运，与“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十九路军英勇奋战相系。然而，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却奉调去福建执行“剿共”任务，广大官兵不满蒋介石（1887~1975）对内“剿共”、对敌妥协的反动政策。该部将领蒋光鼐（1888~1967）、陈铭枢（1889~1965）、蔡廷锴（1892~1968）联合国民党内的李济深（1885~1959），率部举行了与南京政府决裂的“福建事变”为背景，这也是近八十年鲜见于文学作品的一桩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它既是文学的，也是尚不见其他文学作品所印证的那段红色革命之影响的历史。作品的主人公，青年农民潘祥生，在压榨下自发地反抗，也从他小农经济的“自发”的自私，只顾“自我”的“发展”，实用地攀附工头成了工贼，最后一无所有的成了无产者，成了自觉的革命者的历程，在这之前的新文学中的农民形象，还不多见。与潘祥生在工人运动中成为同志的王振武，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其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者，原是统治阶级的叛逆者，本

该是潘祥生的少东家，他走向革命之路不可能平坦。作者为他设计在社会生活两极沉浮的情节，传奇色彩很浓，也就有围绕王振武《知识层》的朱素华、刘希英、金飞霞、韩梦春、邹敬、郑应林、李敬扬、唐瑞的出现和描写。它是全书用去的篇幅最多，浓墨重彩，也是作者“比较满意”的部分。相比潘祥生，绝路逢生的阿金、王兴二位工友的描述则显不够，对前者知识分子部分自恋式铺张，也有全书结构失衡之憾，但在大浪淘沙的时代之浪涌中，具体到正负两面的知识分子于其中的众生相，有助于认识那个时代；潘祥生、王振武个人的传奇，同样是时代的传奇。

作者张天虚（1911~1941），原名张鹤，云南呈贡人。一九二五年秋，十四岁的他，考入曾拥出三迤文化名人楚图南（1899~1994）、柯仲平（1902~1964）、罗稷南（陈小航）、艾思奇（李生萱1910~1966）等的省立第一中学。参加了秘密进步团体“云南青年努力会”，不久又加入“共青团”，参加反对军阀的斗争。一九三〇年秋，中共云南地下组织遭大破坏，被迫离乡。此事，后人的回忆，有多种版本，据《左联词典》说，他“和聂耳（1912~1935）、马子华（1912~1996）同去上海”，因为不愿进国民党的大学，埋头从事向报刊投稿的文学创作以开始他出外的生计。一九三二年经何家槐（1911~1969）介绍，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为对抗国民党对进步文化残酷迫害、镇压的“文化大围剿”所创立的、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两年后开始了他的《铁轮》创作，并东渡留学，就读“东京日本大学”经济系，积极于东京“左联”的《东流》月刊的编辑工作和其他活动。一九三五年，聂耳去苏联绕道日本而行，在川鹄沼海溺毙，是他赶赴出事处料理后事，与郑子平送骨灰回国

交与家属，并写有《聂耳论》及六万多字的《忆聂耳》以悼念。

《铁轮》写作中，他曾“咯血”，也是后来致他以命的肺结核病状。他还曾到南方岛边“傍山依水”的小镇，“借助菲的那个安静的家”写作。《铁轮》出版，抗战爆发，他从日本归国立即和他的“菲”奔赴延安。他们浪漫的爱情在革命的理想中结果。然而，环境的改变，“菲”也有变，心另有属，对他病弱的身体，无疑加重了摧残，他也极力想摆脱这一阴影。不久，丁玲主任的“西北战地（非青年）服务团”到山西临汾时，在团内主持战地通讯报道的天虚，他的“痨病”在那前方，即便有良药，也无条件治疗和休养。他自己遇此恋情变故的冲击，也想改变下环境。恰好有那么一个机会，丁玲也同意他回后方休养，健康了再归队，但到汉口，又不想往回走了。遇滇军调赴前线参战，张冲（张云鹏）将军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找到周恩来、叶剑英要政工人员，以助出师旗开得胜。此时，原来准备在“武汉办事处”转道的天虚，又随六十军一八四师到鲁南前线，参加了台儿庄、禹王山战役，徐州大会战，鲁苏皖豫突围。武汉失陷，国民党当局又露狰狞地反共，滇军无别。他离开六十军到重庆，挤在著名的出版家范用那儿，同在“新知书店”栖身。此时，曾看过《铁轮》，说他“朝气蓬勃，很有才华”的茅盾，在他所主编的《文艺阵地》也将天虚写战地生活的作品不断介绍给后方的读者。可是，当时视为不治之症的“痨病”，不论个人怎么坚强地挺着也不饶他。雾都重庆飞涨的物价，也是人们心头驱不散的浓雾。“盘尼西林”（青霉素）即便真能像当时人们所想，可治百病，也是以金条计的。当自身的生活也很困难之际，穷困之躯怎敢奢望用那贵

族化的药品？而且，书店卫生条件很差、空间很小，虽然亲密了大家，但他的病躯给大家的不便也是显然的。这样，他也怕自己的病连累了范用和其他同仁，这才逼着他不得不做回乡休养之所想。

他与“菲”的这段感情的变化，也是他后来所以变化的人生，目前看到有关天虚生平的记述，已全被略去。可是“西战团”的故人和范用同志，都是如此说的。若为贤者讳，它恰恰是贤者之生的光辉。在与强大的外敌搏击之战场，一个被病魔折磨的身躯，一个有他个人情欲的人，遇此感情冲击的突变并没有被击倒，仍以笔做武器，坚持民族大义所呈现于此时作品的文本背后，该有多少个人感情搏击之雄伟，多少无须为之“讳”的英雄之真面目！

病弱的天虚，战士的灵魂，永远无比强壮。回昆明，除在“昆华师范学校”执教，仍积极参加救亡活动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的筹备。后又到仰光编辑侨报《中国新报》，团结侨胞，激发抗战的热情。他想重回延安，虽无惧于道远路险，但病情之恶化，如郭老所言。回到昆明不久，病逝于车家壁“惠滇医院”。对于英年早逝的天虚，茅盾后来说：“假若他活到今天，一定是革命文坛上的一员战将！”

此非“媚死”之言。可以用他战士之情所写的作品为证，《铁轮》是铁证。这是作者二十三岁时所写，架构宏阔，铺陈有序，头绪纷繁，汇流浩荡。结构形式和思想内容的容量，都是一部巨著。对它的驾驭，很难想象是出自这么一位才成年的青年之手。赞赏作者的天才，并非作品必然完美，生理年龄的稚嫩，也不会因为人的高智商可以免除。何况，作者描述的工农运动的领导艺术，当时也未成熟；如“飞行

示威”，本是“左”倾冒进之为，作者作为这些运动的实际参与者，也将其时以它对抗反动政权的热情之高涨、行为之英勇表现得很动人。对那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很深刻的认识作用。书中不少“××”之处，过来人一看，一目了然，那是“红军”“白军”“日军”“日帝”“中华苏维埃”“共产党”“国民党”“蒋介石”等的代用符号，从某个角度看，以“××”所代，反而凸显了它的引人注目之点。茅盾谓之“痛心于十年‘内战’的抗议”，是点在脉上的。这也是在此之前公开于“白区”所听不到的声音。书中不止一次出现人民冒险高歌“International 就一定要实现”的气概，对于今日信仰淡漠和缺失的族群，与它在本书反复出现的“一个人若不推拥时代的铁轮前进，它也必然从你身上辗转过去”的警示一样，已不是一般的现实意义。当作者处于当局“文化大围剿”的白色恐怖下，能这么写作的，更不是一般勇者能有的胆识。

由此，也可以想到此书在半地下印制的条件之差，出版、发行之难，印出不多的书，也多流于同志间的秘藏，致以今日寻它，真似“难于上青天”。我们是先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徐汇善本藏书处，都未查到此书。对现代文学，尤其是对云南现代文学研究很深，手上掌握的资料极其丰富，国内各大图书馆的有关资料，没有条件复印回来的，他都记有书号的蒙树宏教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见过一本不知是盗版还是担心此书在当时的危险性，没有版权页，推测是在上海秘印的《铁轮》。三十年后，我们已找不到了。后来是找到古建兹同志从琉璃厂搜得这本仍有“上海图书馆藏书”之印的绝版书，这自然有一则十年动乱它落难于此的荒诞故事。虽然终于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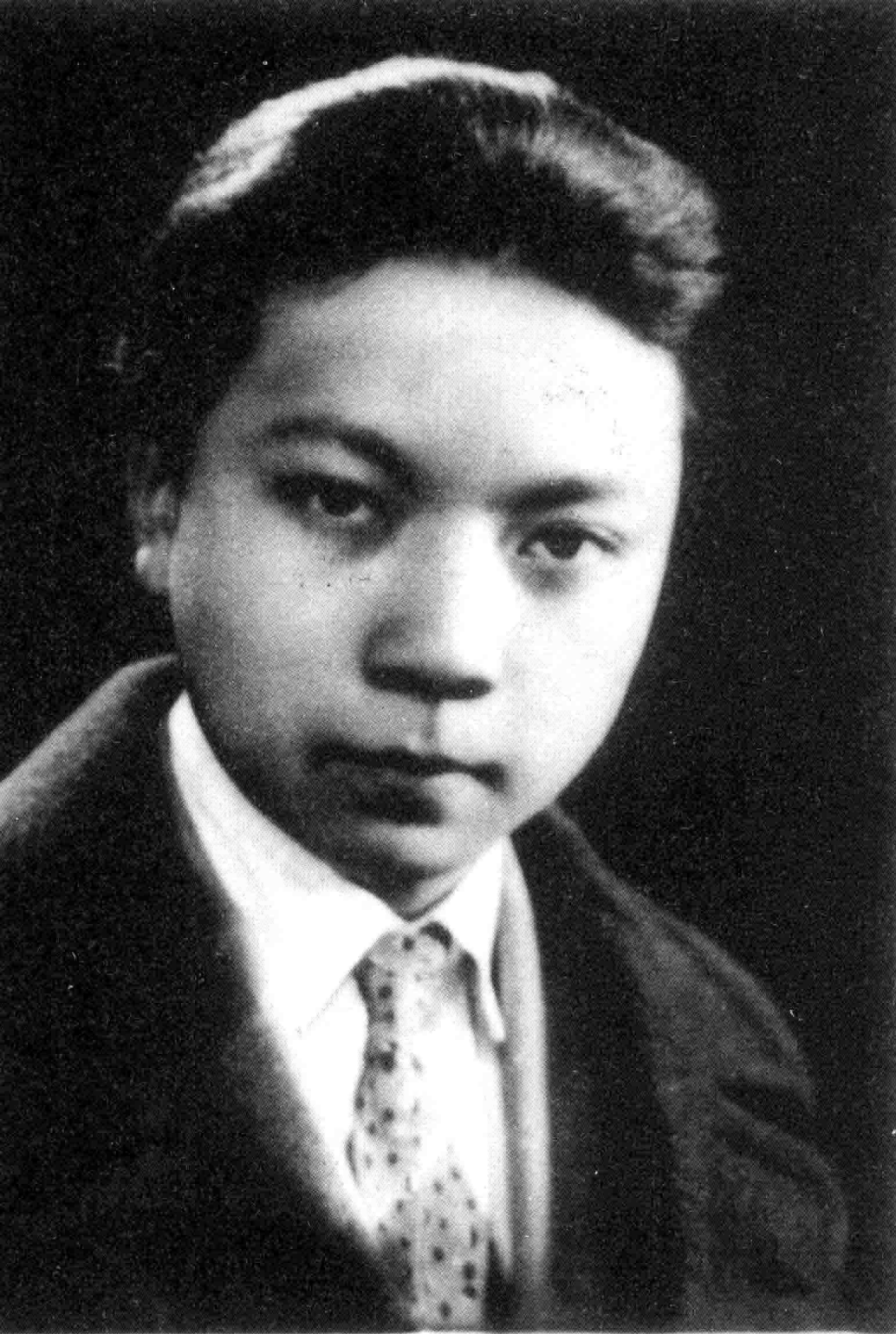
到识书人之手，但它七十多年的流离，已遍体鳞伤，纸已脆裂，不能复印，是李荣胜同志在北京请人从封面到封底拍了八百张照片，才抢救到我们手中。但是，在上述的“文化围剿”“白色恐怖”下，致以此书的印制处于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用的铅字都不规范，字体的型号、大小都不一致，检字的错漏，随处可见。那个时代，“命运”行文为“运命”，自然得尊重前人的行文习惯，“人命”捡排为“命人”，就不允许以错为错了。不知是铅字直接上版，还是用的铅字不规范，打纸型时，它在底版的排列不平整，致以有些凹下去之处，在印出的文本上则呈空白，加以有些页码的文字随纸张的碎裂有所缺失，又无其他可查证之处，细看翻拍下来，清晰的照片也只能清晰它原书的模糊不清时，致使我们不得不费力费时地做些校勘，除了尊重作者特别要人注意每段、每句上下的关联，特多、特爱用分号的习惯，但夹杂一些以破折号代引号的西式用法，则统一于现代的规范。上述的“××”处，为了减少现代年轻读者阅读的障碍，我们在“××”后填空于附后的括号内。

此套“云南文学丛书”，选三迤新文学运动的先行者，自然首推张天虚，张天虚的代表作，自然是《铁轮》。然而，开始对此丛书的规划，计划每位专集之“选”，均在三十万字上下，那么，《铁轮》则无法挤在那么窄的容量之中。除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略为放宽对它的容量，也略做一些删节。如此，并非为“节”而“删”，实在是本书既显示了一位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之天才，也无法回避二十三岁于文学的历练之不足，一些行文的累赘和枝蔓，也留有可“节”之空间。目前，这样的一个版本，不是文学史料，希望它有利于在青年读者之中推广。在建立文化强省之中，认识到新文学

运动在云南深远丰厚的传统。

十年前，天虚故乡纪念他八十冥寿之际，呼吁出版他的全集、文集之声，有理，有力，为建文化强省，这也应该是迟早的事。不过，一九八五年新年伊始，《新文学史料》刊出天虚的老战友、著名的戏剧家杜宣（1941~）的《天虚文集序》，是应云南人民出版社之约所写的，此中绝对无假，或有其他猫腻。后来《文集》未出的因果，几十年过去，已无从问寻。此次《铁轮》的出版，也是对此的一次文化接力，当前的这一代过去，更需要后来者接力。因为研究云南新文学，天虚是绕不开的人物。此次此书，应该是可以提供研究的版本。然而，它在此一丛书首先推出，不论还有多少不足之处，总是作家在他故乡沉寂了几十年后，首先按云南新文化发展的历史原貌，让不少陌生于他家乡的人于此读他时，他也当温馨于三迤文化的先进与厚重！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天虚九十冥寿日



一九三一年在上海的张天虚

達阿祥這幼稚心理之所由來的



聂耳在昆明西山森林公园之墓的现状。



张天虚在昆明西山森林公园之墓的现状（二〇一一年十一月摄）。

（此照由周良沛提供）

张天虚一九四八年病逝，葬于昆明西山，与聂耳墓相伴相守。对他俩，郭沫若道：“西南二士，聂耳天虚，金碧增辉，滇洱不孤。”老舍路过春城，亦要拜谒“西南二士”，二士之墓，实为春城一大文化景观。

一九三〇年秋，云南中共地下组织遭破坏，他俩被迫离滇赴沪，结伴同行；一九三五年聂耳在日本鹄沼海溺毙，天虚料理后事，护送他的骨灰回国。他俩，生前相亲，身后相伴。聂耳墓迁址重修后，天虚独守故地。



一九三八年一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山西洪洞万安镇的（左起）史轮、袁勃、张天虚、戈矛。



母与子



从仰光护送张  
天虚回滇的苏英



聂耳死后，张天虚  
赶赴日本料理后事，此  
为送骨灰回国前在日本  
青年会门前。左起张天  
虚、杨式谷，左五抱骨  
灰盒者郑子平。以下  
《聂耳纪念集》为张天  
虚编印并写有长篇回忆  
录《忆聂耳》

